



百家笔会

飘着芋香味的中秋

□ 劳家丰

天涯诗海

海口的天空，下着秋天的雨

■ 海岸

窗外，雷神发威。轰轰隆隆的声音，将窗户的玻璃，震得吱吱作响。将我手中的笔，化成了一行行灵动的墨香文字。

闪电，用青春的无穷力量，狠狠地，将海口的天空，撕开一道又一道口子。肆无忌惮地，宣泄灵魂深处的激情澎湃。

暴雨如注，倾盆而下，落下渐渐凉爽的秋意。

街道上喧闹的人群，瞬间，失去了踪影。或躲在屋檐下避雨，或溜进附近的老爸茶馆。雷声下，穿着雨衣的电单车，还在急匆匆地向前行驶。

原本还艳阳高照，瞬间就乌云密布。乌云从遥远的天际，黑压压的扑面而来。压得城市昏昏沉沉，压得人群胆战心惊。

海口的天空，开始下着秋天的雨。这就是海口，这就是海口的秋天。

雨儿渐渐的，由倾盆变小，变成了淅淅沥沥。雷神也带着闪电，渐行渐远。

灰色的天空，开始逐渐地敞亮。街道上，人影逐渐稠密，喧闹声又开始热腾起来。被秋雨洗刷后的城市，又开启了繁华喧嚣的按键。

中秋的月桂树

■ 蒲苇

每逢月圆的时候，我就站在村口那棵槐树底下独自感受月亮清冷的抚慰

中秋的月光荡涤了凡尘的俗念 鸟雀的浅唱泊入故乡的湖畔 喝着月桂酒，醉在你的名字里

在石磨边，我捻着胡须呢喃中秋别样的思念 琥珀野菊花吐露的芬芳 嫦娥的杯盏里，也滴着孤寂

心中依然荡漾的万般呼唤 长成云彩，琳琅了中秋的月桂树

没有表露的心迹，柔情蜜意 潮湿了秋风送爽的两厢情愿

离开家乡很久很久了，快到中秋节时，总会想起母亲那带着芋香味的中秋，越是临近，香味越浓。芋香的味道连同家乡点滴的回忆萦绕在我的鼻尖。

中秋节凝聚了多少人的乡思亲情，每年快到农历八月的时候，很多人便开始盼着中秋节的到来。而在乡下的孩子更是期盼着中秋节晚上吃月饼。那个时候，乡下和现在还不一样，还没有通电，等到太阳下了山，便点着了煤油灯。到了中秋节这天，夜幕降临，月亮挂在天上，月光笼罩着整个村子，充满着诗意和团圆。一家人便聚在桌前，其乐融融，温馨洋溢。

记得小时候，每年临近中秋节，母亲就把芋头干片磨成粉加入黑糖、芝麻做成芋泥馅。于是每年中秋，我总能闻到那月饼溢出的芋香味，看到母亲在铁锅旁忙碌的身影。那时的我们没有离别，便没了那相思之情，更是有少诗意中的离情与愁绪。村子很小，邻居之间、孩子之间，几乎天天见面。外婆家离我们家也就二十多分钟的路程，等到肚子饿了，我还跑到外婆家找吃的。

中秋前后，也多是秋收的农忙时节，村里大人忙着收割田里那黄灿灿的稻谷，忙着晒干一粒粒洒满汗水的谷子，忙得失去了想象和浪漫，更失了古人惆怅相思的诗意。等到村子里的村民忙完了收成，便会做月饼来迎接意寓团圆的中秋。

月饼皮是用地瓜干、大米磨成粉做的。芋泥馅是用芋头干片磨成粉，混着黑糖、芝麻。其实做月饼很是费事。母亲要把芋头干片放到石臼里春成粉，等到烙月饼时再拿出来和着黑糖、芝麻粉做成芋泥馅。这道工序很有讲究，芋头粉和黑糖、芝麻粉无论哪一种都得刚好适量，黑糖放多了太甜，芋粉放少了便没有芋头的香。

母亲说她做月饼的手艺是外婆教

因为对儿女的爱，因为对亲人的思念，因为盼望团圆美满，母亲才想着用简单的食材、最朴素的爱做出让儿女喜欢的芋香月饼。她只希望在那贫困的岁月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一群儿女健康、快乐成长。

时光荏苒

闽海互助组

□ 马珂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5周年。三十年前，跨出大学校门的我，也汇入“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庞大队伍之中，从家乡湖南沅陵出发，一路舟车劳顿南下赶海，在人生中留下难忘的回忆。

凭借自身积蓄的一点文学功底，上岛后我几经周折，应聘到共青团海南省委主办的《海南青年报》从事采编工作。不同的身世，共同的追求，让初到海口的我结识了一帮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大家白天在各自的单位工作，晚饭之后，就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逛街聊天，抑或骑着二三十元买来的旧单车结伴去海边游泳。

海南绝大多数的工作单位不设食堂，工作人员包括单位领导基本是吃盒饭或到周边的饭店用餐。我们

几个经常聚在一起的朋友，有了自己动手做饭吃的想法。

我们在龙舌坡的民居中找到一块长满杂草的废旧宅基地，动手拔出一大块空地，又从附近搬来石头垒成灶灶和石凳，再一起出钱到小商店买来厨具和碗筷，一个简易的露天伙房宣告建成。

生火仪式是在一个周末的黄昏进行的，四五个好友相约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回猪肉、海鱼、蔬菜、粮油和白酒，然后分工负责。某某拾柴、某某煮饭、某某炒菜、某某收拾锅碗瓢盆。我们把这样的组合起了个温馨的名字，叫做“闽海互助组”。那夜，我和来自江西的老龙、四川的刚子、湖南常德的文友等朋友披星戴月，围坐在沸腾的铁锅旁大声说话大块吃



肉大口喝酒。那种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的情形，刻骨铭心。夜色在我们带着醉意的欢声笑语中越来越浓，我们每个人都像寻仇似的，把脖子、脸和双眼喝得血红。

有了“闽海互助组”，我们不仅生活有了着落，不良情绪也得到了充分释放。这之后，每一个不下雨的黄昏，我们都聚在那块废弃的宅基地上生火做饭，其乐融融。当地路人瞥一眼我们几个“大陆仔”，与同行者笑着议论几句，然后又低头去走自己的路。捡柴回来的阿文，常会抱起从老家带来的桃木吉他在大石头上，面朝夕阳动情地弹唱一些流行歌曲，为此幅苦并快乐着的画面配上音乐。

记忆深刻的是那年春节。大年三十，几个无钱回家的朋友聚在一起过年。中午时分，大家围着简易灶台，坐在空空的宅基地上边喝酒边讲述自己家乡的年俗，个个饱含真情。

就在这个时候，四川的刚子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刚子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初年来海南闯荡的，年年

都给家里写信说要回家过年，却因路费问题一直未能如愿。他在远离亲人且家家团聚的年三十痛哭流涕，也勾起了在座与他一样不能回家的年轻人对家人的深切思念，说话声在刹那间戛然而止。

作为“闽海互助组”的成员，大伙儿决定凑钱帮刚子来圆回家梦。你几百我几百他几百地凑到一起，两千多块钱很快递到了刚子手里。刚子收起钱后抖抖地站起身，连声说：“谢谢，谢谢。”大伙儿也站了起来，举杯为他祝福。他一口喝干杯中的白酒，当即直奔码头，踏上了久违的归途。

后来听他说，经武汉转车到家时，已是大年初二的早晨，生养他的山村已被大雪覆盖。他家的门前，有个人正在弯腰扫雪，那正是他久别的亲娘。五年了，亲娘已白发苍苍。

如今，我们那帮闽海的兄弟大多已经离开海南。我回了湖南长沙，刚子也回了四川乐山，可留在海岛上的那段记忆，却仿佛如昨，历久弥新。

和县城都可买到品种众多的中秋月饼，里面的馅有各种仁、各种水果、各种肉等，花样很多。

年年中秋年年过，月月圆时月月明。今年的中秋又到了，而我的母亲也已年近八旬。芋头虽然仍然常见，但用铁锅烙芋泥馅月饼，母亲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系着围裙，满头大汗地在锅炉边，幸福地给一群儿女做芋泥馅月饼了。但其实，如今都已成家立业的一群儿女也不想让年迈的母亲再这么操劳地烙月饼了，应该让母亲享享清福了。

飘着芋香味的月饼，或许便是那凝结着乡村情结的淡淡清香吧。春去秋来，岁月如梭，每每思念远在家乡的母亲和年少时母亲做的芋香月饼，成了慰藉我心灵的良药。

中秋这个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过去和未来节日里，留下了我生命中至爱的痕迹。

晒稻谷

□ 卢兆盛

脱粒后的稻谷，离开稻田后的下一站，便是农家房前屋后或大或小的晒谷坪。

在这里，它们再次集结，只不过不再站立于禾秆上，而是以躺着的姿势，再度接受阳光的沐浴和洗礼，风车吹过之后，汇入农家的谷仓。

一旦担稻谷倾倒下，农人挥动长柄木拖板，将它们摊开，铺平，旋即又舞动木耙，将满坪稻谷“梳”出一行行长长的谷垄。此时的晒谷坪，恰如一幅金色泼洒的油画，铺展于乡间收获的季节，在骄阳映照下，金光闪闪，漂亮无比！

每一粒金灿灿的稻谷，都是农人辛劳与汗水的结晶；每一块稻香扑鼻的晒谷坪，都铺满了农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晒稻谷，晒的是丰收的画图，晒的是乡村富足殷实的日子……

更透着一股子清新脱俗的美。

女人的泪眼里突然闪烁着光亮，她先赞美了一番小雏菊，才开始倾诉。她家遭了难，她带着女儿到我们小镇本来想投靠镇上的亲戚，谁知亲戚早就不在镇上了。

奶奶给她们端来了热腾腾的稀饭馒头，又给小女孩炒了盘鸡蛋。女人离开时，奶奶拿出了些钱给女人，可女人坚决不要。

过了两天，女人竟又敲响了我们家的门。这回的她看起来很精神，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洋溢着笑容。她是来感谢奶奶的，她告诉奶奶，她在小镇的饭馆里找了一份洗碗打杂的工作，她要留在小镇了。她本来要走的，但看到我们家窗台上那把落了霜的小雏菊那一刻，就决定留下来了。奶奶很高兴，说，我们的小雏菊从画上走下来的，谁看了不喜欢呢。

肉大口喝酒。那种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的情形，刻骨铭心。

夜色在我们带着醉意的欢声笑语中越来越浓，我们每个人都像寻仇似的，把脖子、脸和双眼喝得血红。

有了“闽海互助组”，我们不仅生活有了着落，不良情绪也得到了充分释放。这之后，每一个不下雨的黄昏，我们都聚在那块废弃的宅基地上生火做饭，其乐融融。当地路人瞥一眼我们几个“大陆仔”，与同行者笑着议论几句，然后又低头去走自己的路。捡柴回来的阿文，常会抱起从老家带来的桃木吉他在大石头上，面朝夕阳动情地弹唱一些流行歌曲，为此幅苦并快乐着的画面配上音乐。

记忆深刻的是那年春节。大年三十，几个无钱回家的朋友聚在一起过年。中午时分，大家围着简易灶台，坐在空空的宅基地上边喝酒边讲述自己家乡的年俗，个个饱含真情。

就在这个时候，四川的刚子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刚子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初年来海南闯荡的，年年

光阴故事

小镇雏菊

□ 耿艳菊

小雏菊开了，我们的小镇就像从画上走下来的。

这是奶奶秋天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简直有些唠叨了。奶奶这一辈子只要赞美一件东西，总是文绉绉地说美得从画上走下来的。

可事实上，奶奶一介农妇，一字不识，她老人家哪见过真正的画作，然而，事情总是有源头的。从前，她喜欢听书，不但熟悉《红楼梦》里的老寿星贾母，还熟悉刘姥姥。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大观园里的小姑娘丫鬟，大观园里的风景，惊叹着都像从画上走下来的。

我们刚开始笑话奶奶，慢慢地发现，这正是奶奶的生活态度，她能发现并看到我们生活中常常忽略的东西。关于小雏菊就是这样。

奶奶一辈子生活在小镇，小镇的每一寸土，每一株植物，每一缕风，她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她从没有厌烦过这个地方，热爱着这里的一切。虽然很多人离开了小镇，回来了又离开，然后再回来再离开。

小雏菊在我们小镇可以说遍地都是，沟沟渠渠，人家的门前，巷子里的地板缝间、墙角，最为壮观的在清风河两岸。清风河是一条三四米宽

的河流，人们在河里洗衣，用河水灌溉庄稼，可是谁都不曾在意过岸边一丛丛的、粉的白的黄的小雏菊。

奶奶去清风河洗衣，回来的时候，必定会带一把小雏菊，插在瓶子里用清水养着。渐渐地，家里能找出来的瓶瓶罐罐都插上了小雏菊。

简陋的小院，因了这些小雏菊，不但明媚了，还有一种月光倾泻的温柔。奶奶出来进去，忙活着扫地做饭，忙活着鸡鸭狗猫，奶奶的身上也拢着一层温柔的光芒。

一个下了白霜的清冷早晨，奶奶在厨房里做饭，我坐在灶前烧锅。一阵咳嗽声随着怯怯的敲门声响起。奶奶听到了就从厨房出来了。

一个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女人带着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站在门口，怯怯地，努力地挤出笑容望着奶奶。

还没等女人开口，奶奶就先问，孩子，这是怎么啦？这一问却问出了女人的眼泪。奶奶忙让她们进院，到屋里慢慢说。女人跟着奶奶走到院里，视线停在了东屋的窗台前。那里摆放着一个白瓷陶罐，熬粥用的，不熬粥的时候就插着各种粉粉白白的小雏菊。小雏菊的花瓣上落了一层白霜，不但没显得萎靡，还更加精神抖擞，比平常

人生小记

暖心伞

□ 吴志发

近日，母亲从乡下来城里治病，医院离家仅两里路，我选择步行去照顾。

初秋不乏夏日的炎热，中午时分，我急匆匆给母亲送午餐。行至溪南环岛红绿灯处，额头汗水淋漓，恰巧红灯亮起，我便站在烈日下等绿灯。此刻太阳已偏西，炙热的阳光从右上方斜射而来。

一位60岁的大姐手拍小花伞也在等绿灯。她着装朴素，短发利落，满脸和善。起初，她站于我的左侧，而后快速移至我的右侧，并微微抬高了伞。我顿时感受到一阵清凉，仿佛庇荫于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

我顷刻明白了，原来她移至右侧是特意用小伞的阴影替我挡住火辣辣的强光，我连忙说：“谢谢！”她笑盈盈道：“举手之劳，不客气！”素昧平生的大姐，用一把小阳伞默默向我传递真诚的关爱。

当我从医院返回时，已是傍晚。我手提不锈钢餐盒和母亲的衣物，又在等红绿灯。秋天的天气宛若小姑娘的脾气，随时说翻脸就翻脸。雨珠一颗比一颗大，一颗比一颗急，已有多颗落在我薄薄的白

衬衫上，湿度渐渐扩散。我已做好心理准备，即使浑身淋湿也要急速回家，母亲还等着我送晚餐呢。

突然，一把小黑伞立在我的头顶，一位微胖的中年男子从身后快步而来，他主动分享雨伞，避免我孤身站在雨中的尴尬。我向他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友好交流几句之后，我们在狂风暴雨中肩并肩缓缓走过斑马线和小溪桥，直至下一个红绿灯岔口。尽管一路小心翼翼，我的皮裤内仍溅入了大量雨水。

正要分别之际，他说，他晚上在旁边店铺吃烧烤，到达后先把伞给我，等雨停了再送回来。见大雨越下越猛，毫无暂停之势，且我住附近，便欣然接受。进店铺时，他的左身衣裤和休闲鞋明显已湿漉漉。毕竟一把小雨伞，何况伞下罩着两个大人。身为路人的他，用小伞为我遮挡的不仅仅是雨，更是撑起了友爱的天空。

一天之内，一阳一雨，我享受到两位陌生男女热心助力的暖心伞，甚为感动。萍水相逢而受益，至今我尚不知他两姓啥名谁，茫茫人海，或许此生再无缘相见。伞主人的贴心善举，让人世间充满了温暖。